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第八章



一种不寻常的状况笼罩着修道院,并逐渐显露出来。

投射出的影子显得过高、过宽或扭曲,与投射它们的物体不符。物体本身看起来比实际距离远得多,士兵们的火把火焰似乎闪烁得太慢,甚至向后倾斜。其他动作也同样不协调,这种新状况也通过一些细微的迹象显现出来,比如人们的喊叫声在水下如同闷声呼喊,以及他们在交谈时耳边持续不断的嗡嗡声。受惊的马匹刨着地面,仿佛这些胆怯的牲畜感觉到了大地的颤抖。还有一种奇特的气味 不像野蔷薇那样刺鼻,却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类似迷幻蘑菇的气息。深深吸入这陌生的空气很容易让人感到眩晕,这种气味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气息般清晰可辨,尽管它与任何残留的记忆都截然不同。确实,一种不自然的气氛笼罩着这座修道院,就像导致这种气氛的那块新近打开的门石一样可怕。

一阵阵呼喊声从院子尽头传来,一个孤零零的士兵朝宿舍跑去,从窗户底下穿过。一盏油灯从楼上高高地透出。

他从楼上的窗户上猛击,将他打倒在地。第二个卫兵立刻发现了倒地者,将他扶起,带离了建筑物。肇事者是两个侍童,他们从楼上的窗户探出头来,指着他们匆匆逃离的方向。

成群的士兵高举火把,包围了宿舍入口,阻止神父们逃脱。一位白胡子老修士挤过身穿长袍的囚犯,挥舞着拳头,对着身材高大的军士长高声说道:“如果你是主的仆人,就放下武器,放我们过去!”

中士大声回道:“回你的房间去,修士!”

那僧人固执地站在原地,继续咆哮道:“与其听从你们首领的命令,不如想想上帝和他仆人的工作!只有我们才能纠正你们这些人造成的歪曲。在这片圣地上,小心你们的脚步,让开,让我们来纠正你们的错误!”

军士长对着神父们的抗议大喊:“回到你们的房间去!否则,必将血流成河!”然而,士兵和神父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修士们从门口涌出,更加紧密地挤进坚固的队伍中。

“抓住那个神父!”一名士兵喊道,指着宿舍角落里一个身穿长袍、头戴兜帽的身影。那黑影转身逃窜。两名卫兵追了上去,纵身跃入灌木丛。树叶沙沙作响,树枝折断,伴随着激烈搏斗的喘息声。

尼古拉斯修士撕开长袍,对着一名卫兵咆哮道:“别以为我们修士无能为力。”他抓住卫兵的背心,把他拽到身边。

“离开我们,离开我们的修道院!”

那名面无表情的士兵眉头紧锁。“你似乎对自己很有信心 一个手无寸铁的人……”
神父对抗军队?

尼古拉斯怒视着他,说道:“如果敌军在我们面前安营扎寨,我们心中不会恐惧;如果战争向我们袭来,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自信?还是愚蠢?”卫兵质问道。“你的话或许自以为是对的,但你最好听听劝告。”
士兵凑近尼古拉斯,修士疼得龇牙咧嘴。“别逼我出手,神父。”尼古拉斯又疼得龇牙咧嘴,低头看着抵在自己腹部的刀尖。“滚回里面去,活到明天再祈祷!”

“士兵,很快你就会乞求这些祈祷了。”尼古拉斯一边说着,一边退到一堵长袍后面。

“武器准备！”一级军士长吼道。他们挥舞着刀剑和长刀。火炬的光芒闪烁着。“列队！”士兵们齐齐向宿舍楼汇合。入口处，修士们被赶回了建筑物内。他们用路障封锁了大门，之后，中士在路障前集合了一排卫兵。然后，他让其余的人在整栋建筑物周围排成一圈，组成一道手持火炬的哨兵墙，守卫着建筑物的众多窗户。

在修道院的庭院里，在通往地下墓穴入口的建筑前，近二十名士兵聚集在庭院中，手持火把。他们早已放弃了在地下墓穴隧道中找到拉撒路的希望，于是停止了搜寻，转而聚集到大教堂的上层区域进行检查。闪烁的幻影涌入钟楼，穿梭于一排排怪诞的雕像之间。这些年轻人大多是伯恩上尉麾下皇家卫队新兵。一位银发老兵站在他们中间，与其他人不同，这位指挥官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在此。当一名年轻卫兵举起火把时，这位老兵仔细查看了一叠卷曲的、脆弱的纸页。最后，他转向那名卫兵，问道：“这些羊皮纸竟然在那个魔鬼男孩的床上？”

“是的，我们是在床草里找到的，”守卫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识字。”

“我可以，”老军官说道，“勉强可以。”

“那上面写的是什麼？”

警官调整了一下纸张的位置，让它们离脸更远一些，然后眯着眼睛在手电筒的光线下仔细查看。“第一页似乎是一封被囚禁的牧师写的信，他好像是个翻译。”他低头看向羊皮纸的底部。“根据他的标记，他自称纳拉姆辛。”

“其他几页上写的是什麼？”年轻人问道。

警官摇了摇头。“我看不懂这些字。其他几页都是某种外文，我之后也没读过。”他翻阅着剩下的几页。“而且这些符号看起来都一样，但又有所不同。也许它们根本就不是文字。”

年轻的卫兵凑到老人耳边，低声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看不懂这些字。我告诉你，这是魔鬼的语言！”

警官向后倾身，眯起眼睛，然后匆匆卷起书页，斥责道：“你连字都不识，现在却声称知道魔鬼的标记？”

年轻的士兵为自己辩解，指着大教堂的屋顶说：“怎么可能……”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魔童和他那套魔鬼语的秘密咒语,你又该如何解释那些飞翔的精灵呢?

附近一名守卫向军官辩解道:“他说得没错!他们只能是来自地狱深渊的恶灵!”

警官感到非常沮丧,转过身问他:“孩子,你见过鬼魂吗?”

“不,”那人承认道。

警官抓住那人的胳膊。“小子,你下过地狱吗?”

那人回答说:“我不。可是,人人都知道”

“那你怎么能站在那里告诉我我们看到了来自地狱的鬼魂?”老兵松开手臂,双手叉腰,抬头望去。“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见过鬼魂、魔鬼或地狱之火之类的东西;但我也没有在这些中间散播恐惧和谎言的习惯。说实话,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大门猛地打开,士兵们转过身,看到两个哽咽的守卫踉跄着。朝他们走来。守卫们跪倒在地,喘着粗气。士兵们围住他们,从地上捡起守卫们掉落的燃烧的火把。一名守卫咳嗽着,告诉他们地下墓穴深处燃起了熊熊大火。他喘了口气,抬头望去,说道:“浓烟滚滚,什么也看不见了。”在火把的光芒下,士兵们看到黑色的泪痕和白色的血迹顺着沾满烟灰的脸颊滚落下来。

年轻男子再次指着门口,对警官说:“如果不是恶魔的巫术,你又该如何解释那些突然燃起火焰的石质隧道呢?”

魔童?

士兵们冲过军官身边,寻找火源。当那个年轻人转身跟上时,军官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几乎把他拽倒在地。他从年轻人手中夺过火把,说道:“小子,我可不想在你追逐火焰的时候站在黑暗里。”

“你不想寻找火源吗?”

那位面无表情的军官轻笑了一声。“或许你可以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睁着眼睛、喘着粗气回来。如果他们中有人能憋气找到火源,他肯定不会考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甚至不会在逃离浓烟之前对着火焰撒尿。”他摇了摇头,然后朝门口做了个手势。

“但如果你因此感到痛苦,那就加入他们吧。”

年轻人冲进了门口。警官转身看向那两个仍然站在那里的男人。

他倒在地上,喘不过气来。“那么,你不想跟着他们一起走吗?”

其中一人挣扎着站起来,回答说:“我们留在这里。”

“痛苦指引方向,你才能迅速成长,”士兵笑着说道,然后深吸了一口气。“那么,跟我来。我要找水,还要带上足够的水桶。”三人大步走向餐厅,寻找修道院的水井。

军士长离开宿舍,笔直地朝澡堂走去。当他走到澡堂前,与几名士兵汇合时,他喊道:“你们拿到口供了吗?”军士长走到他们中间,火把分开,露出一个矮小肮脏、独臂的士兵,他的右臂不见了。在他的脚边,

塔图斯呜咽着坐在地上,背靠着澡堂的墙壁。那人转过身来,他用裤腿擦掉手指上的血迹和毛发,沙哑地回答警官:“他们还没透露魔童的下落。不过,他们快要崩溃了,长官。”

中士注意到靴子附近地上有一件破烂不堪、沾满泥污的面罩。他环顾四周,发现一名卫兵独自站在人群之外,脸上满是忧虑。卫兵脚下,躺着另一个畸形的神职人员男孩,衣衫褴褛,几乎赤身裸体。若非米格尔呼出的气息凝成的雾气,这男孩或许早已……

一具小小的尸体。“你的手电筒,”中士命令道,从最近的士兵手中接过一支火把。他蹲在塔图斯面前,打量着他怪诞的模样,然后说道:“告诉我们拉撒路侍从藏在哪里,你就可以回宿舍了。”

塔图斯只是哭泣。他的头摇摇晃晃,仿佛太过沉重,无法保持直立。

“很好,”士兵说着站起身,转过身,对独臂人说道,“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迷惑。他只是个孩子,孩子是可以被驯服的。”

士兵们叹了口气,挪动着身子,回想着这尴尬的时刻,以及时间流逝的痛苦和漫长。他问那个少了一只胳膊的士兵:“队长还在教堂里吗?”

“我没见过他,”那人回答道。警长一边啐着,一边穿过卫兵,说道:“要讲究平衡!我要的是认罪,而不是死人。还有,不许碰他。”

和尚。

独臂士兵环顾四周,问道:“哪位和尚,先生?”

“他正在赶来的路上,”中士回答道,同时停在昏迷不醒、赤身裸体的米格尔身边。他命令卫兵盖住米格尔,卫兵随即脱下自己的防弹背心。

裹好男孩。中士赞许地点了点头,消失在黑暗中。

庭院。

在修道院的北角,荷枪实弹的士兵像一排雕像一样守卫着大教堂的侧门。叮!一颗小石子从其中一名士兵的头盔上弹了下来。

他和守卫们一起凝视着黑暗。砰!一块更大的石头击中了另一名士兵的头盔,把它撞歪了。他猛地向前一跃,抓住剑柄,然后,他在阴影中搜寻罪魁祸首。

“一个扔石头的人,”第一个守卫低声说道。

“我要把他打得服服帖帖,”第二个哨兵咆哮道,同时松开了武器。重新回到队伍中。

轰隆!大教堂上层平台的一大块断裂,碎片四溅。

雪崩将他们抛向空中。雪崩平息后,他们躺在地上,浑身是伤,神情恍惚,呆呆地望着屋顶。

咆哮着的伯恩上尉冲进了教堂大门。他用火把扫过无人守卫的入口,发现他那些浑身沾满灰尘的士兵躺在附近的空地上。

他们呻吟着,揉搓着头顶,抬头望去。士兵们猛地站起身,冲回堆满瓦砾的岗哨。与此同时,两个衣衫褴褛的修士从教堂门口走出来,被松动的石头绊倒。伯恩离开门口,跨过倒塌的石头。其中最大的一块足以轻易砸死一个人。克洛迪乌斯和格雷维尔跟在他身后。队长抬头一看,发现屋顶边缘一大片不见了。他终于回到士兵们面前,抓住个子最高的卫兵的胳膊,质问道:“我不是命令你把这些门锁好吗?”

“请原谅,上尉,”士兵回答道,“刚才那座教堂差点要了我们的命。”

伯恩摇晃着他。“该死的教堂石碑!你竟然放红衣主教过去了?”

“的确如此,先生。您说过任何人不得进入此门。红衣主教出来是奉您的命令,他说他去请另一位修士来帮忙。”

船长咬紧牙关,对着他的脸低吼道:“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克洛狄乌斯急忙上前问道:“队长,你的部下有没有注意到红衣主教带着侍从?”

伯恩松开了手。“回答修士的问题。”

“是的,很多文件。”

格雷维尔擦干眼泪,终于回过神来。他揉了揉后颈,思索着布拉西枢机主教的古怪举动。“然后他去宿舍找修士?上尉,我们随时可以帮忙。”

“他回宿舍了吗？”伯恩问道。

“不,长官。他朝修道院北门走去,”士兵指着北门说道。“他好像受伤了 正如他自己所说,需要帮助。”

伯恩一把将士兵推出阵型,狠狠地摔在入口处的墙上。“你这该死的蠢货!军士长已经把修士们都控制在宿舍里了!修道院外唯一的建筑”上尉及时止住了话头,转向克洛狄乌斯,眯起了眼睛。在火把的照耀下,修士眼睁睁地看着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伯恩放开士兵,摇了摇头,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他不会 当然,他不会是红衣主教。”

他走向门口,对着教堂内部大喊:“所有人,在军士长的指挥下,到教堂外集合!”一百多名浑身湿透、满身泥泞的士兵涌出教堂,伯恩一把拽下了其中三人。

他走到一旁。“你们这些人跟我走。准备好武器。”他转向克洛狄乌斯,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胸口。“如果我没能救回这位红衣主教”说完,伯恩便冲向修道院北门,身后跟着三个士兵。他在门口稍作停留,盘问了几个站在那里的卫兵,晃了晃手中的火把,然后一把推倒一个门房,冲出了修道院。最后,他放慢脚步,加快步伐,气喘吁吁地走到马厩附近。

马厩里,受惊的骏马嘶鸣跺脚,啃咬着嚼子,挣扎着想要挣脱缰绳。“队长来了!”负责看守马匹和建筑物的士兵中有人喊道。士兵们在马厩里奔走,各就各位,年纪最大的士兵在谷仓门口立正。

“逮捕红衣主教!”伯恩一边喊着,一边逼近那名士兵。

“队长?”士兵问道。

“他不在吗?”

“不,先生。”

伯恩停下脚步,疑惑地回头望向修道院。

“他已经出发了,上尉,”士兵补充道。

伯恩猛地转过身。“你当然不会让他就这么离开!”他冲进马厩,拿着手电筒四处查看,仔细检查内部情况。

士兵跟着他。“他骑马去了穆拉特村 按照你的吩咐去把修士接过来。”

“我根本没下过这样的命令,你这个蠢货!”伯恩猛地拍了一下谷仓的柱子,盯着空荡荡的谷仓。在一排排拴着的骏马之间的空地上。“我的马在哪儿?”

士兵犹豫了一下才回答：“阁下 嗯 红衣主教说您希望 他说您命令他取走您的马 那匹马更可靠。”

伯恩一把推开士兵。“他当然会这么说！”他扫视了其他马厩守卫的脸。“他这么想也无可厚非 毕竟那是你们队长的坐骑！”他摇了摇头,难以置信地几乎笑出声来。“你竟然把我的坐骑给了他？”

“他是圣座的枢机主教,上尉,”卫兵回答道。“我们不是来协助枢机主教的吗？”

伯恩深吸一口气。“真是把我忘了,”他点点头,然后转向其他人。“准备好,四匹马 选得最快、最健壮的。”他挑出四个人。“你们去追。抓住红衣主教和他的文件。准备！”

“你们自己骑马。”男人们挤到谷仓墙边,一边方便,一边听着队长汨汨的排泄声下进一步的指示。“只有……”

这条路从修道院出去。你们两个个子矮小的要像风一样快,一刻也不要停,直到到达穆拉特那里。之后,你们要折返回去,骑马在阴影的掩护下,悄悄地在路边和灌木丛中寻找藏匿的受伤的红衣主教。”他拍了拍两个个子高大的士兵的背。“你们骑上速度较慢的那匹马,稳稳地走。”

朝村子的方向走去,你别想超过走在你前面的那两个人 你知道我的期望。我要红衣主教和他所有的文件都还给我 而且哪怕他最小的手指头都不能受伤。”

“是的,船长,”他们齐声回答,一边整理仪仗,一边准备骑马。伯恩摘下头盔,捋了捋头发,瞥了一眼他坐骑上次拴着的空位。他转过身,目光如炬地盯着那位老卫兵。

“而红衣主教却让你们相信,在这群马厩里的骏马中,他只会选择一匹马 我的那匹 去穆拉特那里找一个所谓的牧师？”

“请原谅我,上尉,”士兵回答道,同时避开了那灼热的目光。

“如果我们早知道”

“砰！”伯恩猛地转身,用头盔猛击士兵的头部,将他击倒在地,然后又把头盔扔到昏迷不醒的士兵胸口。

“我才不会跟红衣主教扯上关系!我才不会跟圣人扯上关系!”伯恩咆哮道,“我才不会跟上帝扯上关系!你们的命令只来自我,只有我!”

一名骑兵策马向前。“我们现在出发吗,队长？”

“快点!”伯恩喊道,挥手示意他们前进。四名骑兵冲出马厩,战马雷鸣般的蹄声渐渐消失在夜色中。

一片寂静中,看似沉稳的伯恩倚靠在一根马厩柱子上,凝视着天空,发现了一轮圆月。他不禁从月光中清晰地辨认出格莱特修士那张没有皮肤的脸。

伯恩带着他的三名士兵离开了马厩。他刚踏入修道院大门,命令士兵们加入大教堂旁的现有队伍,一群士兵和神父就向他涌来:克洛狄乌斯、格雷维尔、高个子的军士长,以及年长的……

银发军官。伯恩询问这位高个士兵。“我了解到,牧师们……”
宿舍安全吗?

“是的,船长。那个胖修士现在在我手里。在澡堂里。”

伯恩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胳膊。他转向那位老警官问道:“那寻找魔童的行动进展如何?”

“我们把所有隧道、地窖和地下室都翻遍了。还是没找到他。更糟糕的是,隧道里现在着火了。我在修道院的水井旁边找了几个水桶,”那人说着,指了指餐厅的方向。“我能去灭火吗?”

上尉低头看了看地面才回答:“不,让它烧掉。”他直视着军官。“我要把地下墓穴封锁起来,严加看守。如果他躲在隧道里,那我就……”

“把他熏出来。”伯恩打了个响指,指向修道院南门。

“带着剩下的人去守住墓地。翻开每一块石头。砍掉每一棵树。”

“如果还是抓不到他,那就安排几个哨兵潜伏在暗处,秘密守卫这片区域,留意他的任何踪迹。”伯恩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自言自语道,仿佛只是为了自我肯定:“很快,他就无处可藏了。”

克洛狄乌斯走到士兵身边,清了清嗓子。军官应了一声,脚下一滑。

纳拉姆辛从法衣下掏出一卷易碎的纸张。“队长,这是这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纸卷递给伯恩。“火灾前,我们在男孩的床上发现了这些纸。”他用手指在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之间指了指。“这些修士认为它们很有意义。甚至可能有用。”

伯恩狠狠地瞪了克洛狄乌斯一眼。他把火把递给格雷维尔,展开羊皮纸,命令军官开始搜查墓地。“我会在澡堂里。如果抓到那个魔鬼男孩,就把他带来。”

“是的,队长。”老兵匆匆鞠了一躬,告辞离开了。

伯恩命令军士长:“把教堂里的人带走,带到宿舍,加强你们的队伍。”

“是。”高个子中士点点头,告辞离开了。

在格雷维尔的火炬光下,伯恩仔细阅读着纳拉姆辛的信,而中士则召集了一百名士兵,押着他们穿过院子。

最后,克洛狄乌斯开口了:“船长,如果您不介意,我们想和您说几句话。”
伯恩只是点了点头,继续阅读。

格雷维尔摇了摇头,补充道:“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意识到,而且我至少应该有所怀疑,拉撒路确实是一个幸存的怪诞人物——上帝之母!”

伊万把他藏在墓穴里,用布遮住他的脸,因为阳光肯定会毁了他。现在想想,一切都说得通了。那些微妙的迹象无处不在——或许是我们集体选择了视而不见。”他向后倾了倾身子。

他抬头望去,看到了大教堂屋顶上成排的雕像。

伯恩抓住格雷维尔的手,在他读完纳拉姆辛信的最后一段时,短暂地用手电筒照着信纸。然后他匆匆地把信纸重新卷起来,眯起眼睛看着

克洛狄乌斯:“在我待在你们修道院的这段时间里,你成了我最大的烦恼。”伯恩拍打着手中的羊皮纸卷,一想到还要再听那些他越来越厌恶的烦人修士说一句话,他就忍不住反复拍打。

克洛狄乌斯身体一僵。“我求求你,队长。那些羊皮纸年代久远,非常脆弱。”

“或许我可以负责保管这些文件?”克洛狄乌斯伸手去拿那卷文件,伯恩却一把抢了过来,皱着眉头。他把文件塞进背心口袋,语气缓和下来,提出一个条件:“你们两个可以陪我去澡堂,告诉我你们知道的关于这些文件的情况。不过,作为接见我的交换,我希望你们在澡堂里全力配合。我打算从那个胖修士口中套出‘魔童’的下落。”

克洛狄乌斯瞥了格雷维尔一眼,点了点头。“我们会协助你的,队长。”

“那个胖修士,”伯恩说道,“他自称什么来着?”

“德隆,”格雷维尔说道。“德隆·奥迪诺。他也是一位资深修士,对盖特斯通非常了解。”

克洛狄乌斯补充道:“而你所寻找的怪诞者——那个魔鬼男孩——的名字是……”
拉撒路船长。”

“奥迪诺,”伯恩一边说着,一边捏着指关节,朝着澡堂走去。

“现在,跟我说说这些文件吧。”

格雷维尔照亮了道路,克洛狄乌斯向伯恩讲述了他所掌握的信息。“这些文件是一位怪诞人物在近三百年前抄写的。据我所知,第一卷……”

这一页,这幅怪诞画完整地翻译了门石上的标记。现在听

我,上尉 数百名资深修士此后收集了无数卷书,试图解读这些标记。我们也是资深修士,就连我们自己的书卷也存放在缮写室里,与其他一些未公开的藏书放在一起。据我们所知,在这座修道院的历史上,从未有修士翻译过这些标记。现在我们得知,似乎只有一位怪诞修士成功了,而我们数百人却都失败了。更重要的是,拉撒路是一位怪诞修士。正如我所见,他能读写多种语言。而且,你们的人在他那里找到了那些文件。综上所述,我现在确信,门石上的标记使用的语言只有怪诞修士才能解读。

伯恩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你知道我为什么是陛下皇家卫队的队长吗?”他机敏地自问自答道:“我看事物的本来面目,或者它们可能的样子,从不看它们不是的样子。”克洛狄乌斯后退一步,盯着队长脸颊上的疤痕,继续说道:“你说魔童是个怪人,只有怪人才能解读那些标记。”

然而,这位红衣主教既没有猫的耳朵,也没有狗的牙齿,他用自己的文件就证明了自己完全有能力驾驭那块石头。而且,我记得他说的都是拉丁语,所以我确信,要么你们是在用关于怪诞人物的奇谈怪论浪费我的时间,要么这位红衣主教在你们这些神父都失败的情况下翻译了那些标记。现在,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呢?

格雷维尔摇了摇头。“我见过枢机主教的手稿。它们和您手中的手稿一样古老,队长。他为何要将文字抄写在如此脆弱易碎的纸张上呢?”格雷维尔转向克洛狄乌斯。“我想并非如此。作为上议院枢机主教,他可以自由查阅伪经档案。”克洛狄乌斯点了点头。“不会是他手中的译本也是那位纳拉姆辛教士抄写的呢?”

伯恩从背心里掏出卷起来的书页,一边展开一边问道:“那么,有了这些书页,即使没有红衣主教和他的书页,你们也有办法封住石碑吗?”

克洛狄乌斯回答道:“算是吧,队长。有了这些纸页,我或许能找到关闭门石的方法;但是,如果我的猜测没错,我需要拉扎勒斯 那个怪诞侍从 来做我的翻译。”伯恩笨拙地翻阅着纸页,看到的只有类似象形文字的标记。他的心情阴沉了下来。“正是如此,队长,”克洛狄乌斯说道,他昂起下巴,带着一丝冷笑,示意伯恩过来。“这些纸页上只有标记 没有翻译。你必须先把怪诞侍从交给我们,我们才能继续。至于他能否做到,还有待观察。”

伯恩咬着嘴唇,匆忙地把纸卷回去,塞进背心下面。猛扑他猛地抓住克洛狄乌斯的长袍,一把将修士拽向自己。格雷维尔后退一步,惊愕的目光紧紧盯着队长那双燃烧着怒火的绿眼睛,队长斥责着克洛狄乌斯的诡计。“你似乎急于把我塑造成一个愚蠢的听众 对你那慢条斯理讲述的故事字字句都奉若神明!”他抓得更紧了,把吓得动弹不得的修士拉得更近,直到克洛狄乌斯能感受到他吐出的唾沫和灼热的呼吸。“或许你把我当成一个可怜的角色,故意拖延着故事,即使我已经忍无可忍!你到底是想怎样?”他摇晃着克洛狄乌斯。

“绝无此事!”克洛狄乌斯喘着气,恳求道,“请原谅我,队长。我只是想帮助您!”

伯恩对修士的顺从感到满意,便放了他。“你也一样。”克洛狄乌斯整理了一下长袍,伯恩则公开地与格雷维尔商量着行动计划。

“既然我已经知道了石头上的标记,我现在就要审问那个胖修士,找到并抓住那个魔鬼男孩,让他翻译封住石头所需的咒语。”

伯恩转向克洛狄乌斯,用手指着他告诫道:“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告诉我我必须知道的事情,一个字也不能多说,一个字也不能少说 免得我忘了你是个神职人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克洛狄乌斯点了点头,两位修士短暂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匆匆追上伯恩,伯恩正怒气冲冲地朝澡堂走去。队长绕过澡堂的拐角,听到奥迪诺从里面大声喊叫。

“我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放了那些孩子。进来,也对我做同样的事。”
我要打断你唯一一条好胳膊!

“够了!”伯恩厉声喝道。独臂士兵放开塔图斯,冲了上前,见侍从男孩顺着墙滑下来,立刻立正。几名卫兵突然从澡堂角落深处出现,摆出严阵以待的姿态。

男人们。队长瞥了一眼塔特乌斯和米格尔,然后审问士兵。“什么?”
这些行为是什么?奉谁之命?

“先生,我们通过逼供来查明那个恶魔男孩的下落。”

伯恩从格雷维尔手中接过火炬,塞到士兵手里。突然,奥迪诺的声音穿透了建筑物内部的黑暗。“没什么可说的了。”

“拔出来!放开我,我就拔出你的另一只胳膊。你那条鸟腿胳膊就这点本事,居然还敢打一个年轻的侍从!”独臂士兵只是翻了个白眼,对奥迪诺的嘲讽充耳不闻,向队长禀报说,他的命令来自军士长。伯恩目光明显地落在两人之间。

他先是打倒了几个侍从男孩,然后才回答。“从他们的模样来看,你和刚开始时一样一无所知。不过,如果你想以逼供为借口杀了他们,那就尽管动手吧。”他朝塔图斯做了个手势,然后又朝卫兵们做了个手势。“或许在你面前的每个人都想亲眼见识一下你这套严酷的手段。”

“我 嗯 我觉得他们并不愿意认罪,上尉,”士兵承认道。伯恩凑近他的脸,低声吼道:“那么,或许他们不知道他的下落?你怎么看?”

“是,上尉,”士兵回答道,同时更加笔直地站好。
“那就把这些男孩送回宿舍!”

士兵拿着火把转过身,短暂地俯身靠近塔图斯,然后又站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手可以扶起那男孩。格雷维尔冷笑一声,克洛狄乌斯怒视着他。伯恩命令士兵把那些被打的男孩抬到宿舍去。他把其他人安排在澡堂门口,然后低声对独臂人说:“你是我的引路人。你要学会如何正确地逼供。”说完,他便押着守卫进了澡堂。

阴影散去,探照灯的光束照亮了满脸通红、浑身脏兮兮的奥迪诺,他的手腕被绑在澡堂中央的一根木柱上。伯恩走近僧侣,仔细打量着他。奥迪诺的僧袍左袖被撕破,他只穿着右脚的凉鞋,另一只脚赤裸着。“如果我的手下对你态度粗暴,请你原谅。他们忙于公务,有时会忽略基本的礼仪。”他拍了拍奥迪诺的肩膀。“等我把你送回宿舍,换上干净衣服后,我一定会严惩那些虐待你的人。”

奥迪诺低吼道:“或许你可以像纠正伊万修士那样纠正他们?”

伯恩咬紧牙关,两人在火炬的光芒下目光交汇。他绕着被绑的僧侣走了一圈,仔细打量着他。奥迪诺看到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从阴影中走了出来。“你们这些卑鄙的僧侣在这里干什么?难道你们不……”

“你还要负责管理地下墓穴吗?”克洛狄乌斯用贵族傲慢的目光轻蔑地看着奥迪诺。

伯恩走到奥迪诺面前。“我的职责和麻烦与你无关。我不想……”

“这座修道院的祭司们将遭受进一步的伤害。”他指着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说道。

“看到了吗?你们的兄弟们可以在修道院里自由走动。”格雷维尔抱起双臂,耸了耸肩。奥迪诺怒视着队长,他知道自己已经……

他的士兵将僧侣和侍从囚禁在宿舍里。伯恩继续说道：“我马上就解开你们的束缚。不过，为此我需要你们帮个小忙。我在找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侍从。告诉我他的下落，我就放你们走。”伯恩俯身靠近被捆绑的僧侣，低声说道：“我以国王陛下卫队队长的身份向你保证。”

奥迪诺低声嘲讽道：“去问问他父亲他的下落！”说完，他朝伯恩的胡子上吐了口唾沫。船长收回拳头，却又猛地放下手臂。他擦了擦脸颊，挥了挥手，示意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过来。两位修士走了过来，克洛狄乌斯贪婪的目光落在伯恩背心卷起的书页上，船长说话时，他贪婪地盯着它们。“我将允许你和修士们单独待一会儿，好让教士们的理性之风得以施展。”伯恩一把抢过……

他从守卫手中接过火把，递给格雷维尔，并大声说道，确保奥迪诺能听见：“趁他牙齿还没掉光。”说完，他离开了澡堂，留下三个修士。他们自己。

克洛狄乌斯带着哄劝的微笑对奥迪诺说：“我们之间有过分歧，就我而言，我请求你的原谅。”

“原谅我？”奥迪诺难以置信地问道，“伊万的死，以及我被困于此职，都是你的一手造成的！还有你加诸于我的悲惨命运，又该如何解释呢？”

拉撒路 如今被遗弃，注定灭亡？身为神职人员，你难道没有丝毫的关心、羞耻心，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尤其对可怜的拉撒路？

克洛狄乌斯瞥了格雷维尔一眼，然后为自己辩解道：“是队长下令逮捕你的。”

“我非常清楚你的意图，”奥迪诺喊道。“你一直在利用红衣主教来对付伊万和我，企图保住你们作为监护人的地位。”

“地下墓穴！”克洛狄乌斯惊愕地哼了一声。奥迪诺回头看了一眼，目光落在伊万假装逃跑时使用的厕所上。“克洛狄乌斯，我恳求你。作为基督的仆人，作为这座修道院的兄弟，请解开我的绳子 给我一个自救的机会。你知道，反过来，我也会为你做同样的事。”

格雷维尔指着入口说：“船长就在外面，我可不想和你一起被绑起来！”

克洛狄乌斯表示同意，并补充道：“没有现成的逃脱方法。”

“克洛狄乌斯，有办法的。你可以帮我，而且不会显得你参与其中。我可以向你保证”

“够了！”克洛狄乌斯喊道，“只要你供出拉撒路的下落，院长就会释放你。我代表修道院里的每一位修士，请求你结束这一切。”

愚蠢。”

“你希望我抛弃他吗？”

“你背叛了我们所有人,包括你自己!船长因为伊万违抗了他而杀了他。不要重蹈覆辙。现在,告诉我拉撒路藏在哪里!”

奥迪诺垂下眼帘,明显有些沮丧。他低头看着地板,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或许你说的是真的。如果你能以神仆的身份向我保证你不会伤害那个男孩,那么我就带你去见他。”

格雷维尔上前一步,但克洛狄乌斯抓住了他的袖子。“奥迪诺,你把我们当傻子吗?”

拉扎勒斯落入队长手中后,他很想放了你。”

奥迪诺瞥了一眼澡堂入口,低声说道:“我不能抛弃拉扎勒斯。船长会像杀伊万一样迅速地杀了他。但是,答应我,你要把他带出修道院,我就告诉你他藏在哪里。拉扎勒斯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

两位修士交换了一下眼神。克洛狄乌斯表示同意。“很好,我向你们保证。”

让拉撒路离开修道院。现在,告诉我他的下落。

奥迪诺点点头,低声对那个毫无原则的修士说:“你是个好人的好人,克洛狄乌斯。我……”

欠你一个人情。拉撒路躲在”他看着门口,故意把剩下的话含糊不清地说了出来。

“再说一遍,如果你愿意的话,”克洛狄乌斯说着,又走近了一些,“他在哪里?”

奥迪诺背靠着柱子,再次低声说道:“拉撒路藏起来了”话音未落,他便一脚踹在克洛狄乌斯的胸口。神父向后飞去,在地上翻滚了几圈,捂着胸口。格雷维尔赶紧跑过去扶住他喘着粗气的导师。

“我可不是犹大!”奥迪诺咆哮道,“我保护了拉撒路。我绝不会为了任何人,尤其是为了士兵和他们那些傀儡祭司而抛弃他和他的父亲!”

“船长!”格雷维尔喊道,“船长!”

伯恩和他的手下冲进门口,将两个修士团团围住。队长看了看奥迪诺,奥迪诺只是耸了耸肩。“真是丢尽了神父的温文尔雅,”伯恩咕哝道,“看来又一个心怀不轨的修士。”他命令格雷维尔扶着克洛狄乌斯离开澡堂。然后,他又命令两个手下捆住奥迪诺的腿。奥迪诺踢了他们,队长便叫来了更多士兵。直到修士被彻底捆绑后,他才走上前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赎罪。你把那个魔鬼男孩藏到哪里去了?”

“什么是魔童?”奥迪诺问道,“我从未见过这样的”

伯恩一拳砸在奥迪诺的胸口,然后对着咳嗽的神父问道:“魔童在哪儿?”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魔童”

奥迪诺的下巴在又一记重拳击中,发出咔咔的响声。鲜血和唾沫飞溅出来。

伯恩怒吼道:“又是那个魔鬼小子?”

“我原谅你,船长,”奥迪诺含糊不清地说。“愿上帝指引你”

奥迪诺又挨了一拳,弯下了腰。

“那个恶魔男孩?”伯恩质问道。

奥迪诺抬起头,挤出一个笑容,尴尬地朝他眨了眨眼。伯恩怒火中烧。

此后,奥迪诺遭受了那位上尉肆无忌惮的怒火。这位上尉在修道院短暂逗留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匪夷所思的恐怖、不可饶恕的错误和愚蠢至极的行径,比他当兵以来所经历的还要多。然而,当灼痛消退,鲜血渗入不该流淌的地方之后,奥迪诺并没有那么焦虑。当他的双眼肿胀得睁不开,再也无法预知下一次打击时,他不再饱受煎熬。当耳鸣声盖过了上尉的咆哮声之后,他终于获得了平静。当肋骨断裂,脑海中闪过与伊万、拉扎勒斯、米格尔和塔特乌斯在地下墓穴中度过的美好时光时,他无需牙齿也能露出笑容。毕竟,生活待他如此仁慈。

“醒醒!”伯恩大喊一声,将一桶水泼在被绑着跪着的僧侣身上。奥迪诺倒吸一口凉气,向后仰倒在地。

格雷维尔冲到他身边,抓住他的胳膊。“奥迪诺,看在上帝的份上,去告诉船长。”

奥迪诺呻吟着,用身体撑着修士。“我 我 请求赦罪和临终圣事。时间不多了。去把 尼古拉斯修士叫来。我只请求 向他 忏悔。”

“不要神父了!来向我忏悔!”伯恩喊道,同时把水桶扔到墙上摔得粉碎。“你们只能跟我说话!!”

克洛狄乌斯仍捂着胸口,走向伯恩。“队长,恕我冒昧。我们有义务在接到请求时施行临终圣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教皇陛下亲自颁布的神圣法令,并由圣座的命令严格执行。我们不能拒绝他选择一位神父为他做最后的告解。”克洛狄乌斯低声说道:“我恳求您,请允许他这个请求,我们将在他的告解中从尼古拉斯修士那里得知拉撒路怪诞雕像的藏身之处。作为他的前辈,我们有足够的经验。”

说服手段。”

伯恩只是怒视着克洛迪乌斯,只见卫兵们从澡堂门口让开一条路,一个气喘吁吁的士兵艰难地挤了过去。那人走到伯恩跟前,喘了口气,开口说道:“恕我冒昧,队长。教堂那边有事需要您立刻赶过去。”

“为了什么目的?”伯恩皱着眉头问道。

士兵扫视了一圈周围好奇的面孔,然后凑到伯恩的耳边轻声说道:“这很重要,上尉。”

伯恩哼了一声,转身拍了拍克洛迪乌斯的胸口。修士低头看着自己流血的指节,队长对他说:“允许神父举行他的仪式。我回来后,要知道魔鬼的下落。照办。”克洛迪乌斯同意了,伯恩转向最近的卫兵,指着格雷维尔说:“把他护送到宿舍。他要去找个修士来做临终圣事。只能是尼古拉斯修士。”他拿了个火把,跟着士兵走出了建筑物。克洛迪乌斯立刻把格雷维尔拉到身边,低声说:“你回来后,从拉撒路的尼古拉斯那里得到……”

“去哪儿。务必让他明白,我将亲自确保他在加尔迪恩修道院的余生以最虔诚的忏悔和绝对的沉默度过,当然,还要对上帝保持无比的敬畏。现在,我必须跟随队长。走吧。抓紧时间,免得奥迪诺走了以后,把怪诞者的下落永远带走。”格雷维尔点点头,和士兵一起离开了,克洛迪乌斯则悄悄地隐入阴影,远远地跟在伯恩身后。

上尉绕过大教堂的拐角,士兵指着教堂的围墙,那里有一排男人坐在地上,靴子放在脚边,在火炬的光芒下揉搓着赤裸的双脚。

“就在刚才,队长。”士兵护送伯恩来到教堂侧门,然后指着门口说:“看到了吗?就在那儿。燃烧的雾气从那儿逸出来了。”

伯恩走到入口附近,仔细查看了从门槛处缓缓渗出的黑色雾气。他蹲下身子,用手指拨开翻腾的雾气,猛地缩回了起泡的指尖。

士兵说道:“的确如此,上尉。而且这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伯恩一边闻着手指,一边后退,远离雾气。他环顾着大教堂。

“士兵,你立刻赶回宿舍,通知军士长……”

我召集他手下三分之一较为疲惫的人到修道院水井边集合。水井旁放着水桶。这些人要打水、收集泥土,然后把泥浆混合。我需要所有人

裂缝和缝隙都要封堵。必要时,将整座教堂掩埋。

“是,队长。”士兵点点头,拔腿就跑。

在火炬的照耀下,伯恩检查着自己疼痛的指尖,思索着那场酷刑。

格雷特修士一定很痛苦。一阵脚步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卫兵正匆匆赶来。那人停下脚步,喘了口气,开口说道:“情况紧急,队长!”

“现在怎么办?”

士兵指着大教堂的屋顶说:“那些雕像会动!”伯恩抬头瞥了一眼,然后眯起眼睛看着他。“如果你允许的话,在月光下可以看到它们。”

“带我去看看,”伯恩回答道。警卫押着伯恩绕到另一边……

“大教堂,”船长警告他,“他们最好赶紧搬走,否则我就把你搬走。”

“他们会移动的,”士兵向他保证道。

自从伯恩来到修道院以来,他经历的每件怪事,都不过是为这一系列愈演愈烈的超现实事件增添了又一个老套的桥段。“我当时确信无疑,或许你会这么说。”

克洛迪乌斯修士从餐厅昏暗的角落里探出头来,目光锐利地盯着伯恩。

他们和卫兵一起绕着大教堂巡逻。队长加入了几个士兵的行列,他们公开聚集在一起,巡视教堂的上层区域。士兵们指着上方,伯恩也调整了自己的位置,正对着月亮。克洛迪乌斯从灌木丛中溜了出来,以便更好地观察吸引他们目光的景象。

尼古拉斯修士抱着一本书、一个十字架和一个塞着软木塞的酒瓶,飞快地冲出了宿舍。一条装饰华丽的布条像围巾一样搭在他的脖子上,褶边在风中猎猎作响。年轻的修士冲过一排毫无防备的持火把哨兵,格雷维尔和他的士兵护卫紧随其后,在前面大声呼喊,请求他们放行。尼古拉斯来到澡堂,推开士兵,一边冲着他们大喊:“他是一位神父 一位上帝的使者!你们怎么能允许你们的队长”

尼古拉斯走进,顿时僵住了。在士兵手电筒摇曳的光芒下,他认不出蜷缩在澡堂柱子底下那堆浑身是血、身穿长袍的人。他看到几个跪着的卫兵正扶着一个修士的头,用湿布按着他红肿的眼睛。尼古拉斯冲了上去,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受伤的修士旁边,然后仔细查看他。“不对,”他说道,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搞错了。这不是他。”他转过身,凝视着……

他瘫倒在地,又哭又笑,悲痛欲绝。“这不是”

尼古拉斯跳到最近的卫兵背上,用头猛击石板路。剩下的士兵蜂拥而上,把他拉开。

“尼古拉斯!不!没时间了!”奥迪诺咕哝着的声音立刻平息了年轻修士的怒火,他瘫软下来,呜咽起来。然后他收拾好东西,斥责士兵们:“临终关怀需要尊重隐私!”士兵们看向格雷维尔,格雷维尔郑重地点了点头,然后退回到澡堂入口。众人跟着格雷维尔走出了澡堂。

奥迪诺低声对尼古拉斯说:“孩子,过来。有件事你必须知道。”年轻的修士将耳朵贴近这位落魄僧侣的嘴唇。奥迪诺说话时,尼古拉斯的眼睛睁大了。他挣脱开来,盯着奥迪诺问道:“拉撒路是他们中的一员吗?”

“闭嘴,”奥迪诺低声说道,透过几乎肿胀到紧闭的双眼,瞥了格雷维尔一眼,然后继续说道,“我需要你帮忙。”尼古拉斯认真地听着,偶尔点点头。奥迪诺突然咳嗽起来,靠在柱子上。“现在,尼古拉斯,你给我保证,你会完成这件事。”

年轻的修士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然而你终将死去!你所求的”
“我已经死了!”奥迪诺插嘴道,“现在,向我发誓!”
尼古拉斯深吸一口气,叹了口气。“愿你的旨意成就,如你所愿。”

神父颤抖着手指,整理了一下围在脖子上的华丽布幔。他吻了吻布幔,然后从身旁拿起一瓶圣油。接着,他拔开瓶塞,停下来看向奥迪诺。僧侣一边咳嗽,一边努力向尼古拉斯露出一个安慰的微笑,尽管在火炬的光芒下,他只能勉强辨认出自己心爱的年轻学徒的模糊轮廓。然而,尼古拉斯明白导师动作背后隐藏的痛苦和决心。他倾斜圣油瓶,用拇指轻轻地在奥迪诺的额头、嘴唇和心口画了一个十字。然后,他打开了一本圣经。

奥迪诺祈祷道:“主啊,请宽恕我过去对您的罪过。”当他继续忏悔时,尼古拉斯俯身在他身边,低声念诵着拉丁文的临终圣事经文。

尼古拉斯终于睁开双眼,对奥迪诺说道:“奉基督之名,德隆·奥迪诺·德·加迪恩斯,你罪已赦免。”

奥迪诺咳嗽了一声,喘着粗气说:“我们继续吧,尼古拉斯。”

年轻的修士偷偷回头瞥了一眼,发现好奇的格雷维尔正倚在门口,手里拿着手电筒。尼古拉斯悄悄地把油从油瓶里倒了出来。他举起金属十字架,咬着嘴唇,强忍着哽咽,泪水顺着脸颊滑落。然后他几乎完全躲在奥迪诺身后,紧紧抓住那只向他伸出的手。尼古拉斯用十字架锋利的边缘划过修士手指的指腹,猛地一拽,撕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鲜血瞬间顺着奥迪诺的手指流了下来,尼古拉斯将温热的血流进油瓶里。

格雷维尔冲上前去,用手电筒照着他们。“尼古拉斯,你千万不能解开他!”

“我不会给他解开绳子。”

格雷维尔注意到了那个烧瓶。“放血并非临终仪式的一部分。你必须杀了他!”

“管好你自己的事,格雷维尔!这是他最后的遗愿。”

“既然他只愿一死,那就到此为止吧。”格雷维尔耸了耸肩,被今天目睹的一切麻木了,他退回到澡堂门口。

酒瓶几乎装满了,尼古拉斯匆忙塞上瓶塞,从脖子上取下华丽的布巾,紧紧地把奥迪诺的手指缠在一起。他把奥迪诺搂在怀里,低声说道:“好了,修士。”

“当然,一定会办到,”奥迪诺红肿着眼睛回答道。他脸上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微笑,转过头去,仿佛在欣赏美丽的风景。

“奥迪诺?”尼古拉斯将手放在僧侣的肩膀上,轻轻摇了摇他。

奥迪诺点点头,语无伦次地回答道:“伊万,他就像笼中鸟,另一个世界在等着他。”

“奥迪诺?”尼古拉斯又摇晃了他一下。

僧侣继续说道:“哦,真的吗!拉撒路肯定会大吃一惊。我要教他骑马。”说着,他喘着粗气大笑起来。尼古拉斯向后靠去,哭了起来。奥迪诺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我们该怎么处置那些马匹呢?士兵们……”

看守马厩。

年轻的修士哭着亲吻了奥迪诺的脸颊。“我的朋友,愿你与上帝同在。”

“他从未见过骏马,”奥迪诺笑着说,“他将如风般飞翔!”

尼古拉斯紧紧攥着温热的酒壶,站起身来,把装订好的圣经留在被绑着的奥迪诺身旁。年轻的学徒站着,放声痛哭,此刻他如同垂死的导师一般,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他并非因为奥迪诺满脑子想的都是拉撒路而非自己而哭泣,也并非因为奥迪诺已不再记得他而感到痛苦。他哭泣,是因为他内心最纯洁的部分正与奥迪诺一同消逝。

刺耳的号角声响彻修道院。尼古拉斯擦了擦脸,转身看到格雷维尔从门口走出来,卫兵们纷纷弃守岗位,朝着征召军的方向奔去。一名骑兵差点踩到格雷维尔,他踉跄着退回了修道院。

尼古拉斯深深鞠躬,对奥迪诺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的朋友。”

他转身快步朝门口走去,格雷维尔却挡住了他的去路。“修士,你拿着那水壶要去哪儿?我不能让你离开澡堂。请你稍等”

“咔嚓!”他一言不发,一拳打在格雷维尔的下巴上,把他连同火把一起打飞到墙上。年轻的修士怒吼着冲出了建筑物。

“奥迪诺完了!伊万完了!现在我也完了!”尼古拉斯带着所有对他来说重要的东西冲向宿舍:温暖的酒壶、他神圣导师的最后记忆,以及藏在僧袍下厚重结实的靴子,这双靴子或许能帮助他履行为纪念奥迪诺的遗愿而作出的庄严承诺。

庭院里一片混乱,奔跑的士兵身影涌过南门,放弃了对墓地的搜寻。一道火光划破长空,一队队手持火炬的哨兵从宿舍向大教堂方向行进。士兵们高声呐喊,盔甲叮当作响,战马的蹄声伴着号角声隆隆作响。一支庞大的、配合默契的队伍此刻主宰着整个修道院。

格雷维尔醒了过来,动了动,拍了拍自己还在冒烟的袖子。在他身旁,角落里……澡堂里,一股旋涡状的火焰吞噬了伊万逃跑时穿的一堆浴袍。他踉跄着走出澡堂,呛得喘不过气来。克洛狄乌斯一把抓住他。

“火势猛烈!”格雷维尔喘着气,揉着下巴。“尼古拉斯逃出来了。”克洛狄乌斯拉住他的胳膊。“没关系!跟我来!”两个修士离开了澡堂门口的橙色灯光,溜进了黑暗中,在餐厅阴暗的一侧蹑手蹑脚地绕行,最后躲到了杜松灌木丛后。他们

他们拨开灌木丛,看着士兵们列队成一排排密密麻麻的队伍,将大教堂的整个外围包围起来。骏马驮着弹药车穿过北侧的修道院大门,严厉的命令声此起彼伏地响彻整个戒备森严的庭院。

他们为何聚集在一起？

克洛狄乌斯没有理会格雷维尔的问题，拍了拍他的肩膀，指着修道院墙根。“队长在卷轴上放了一块石头，就在那里，越过……”

士兵们，你们能看到吗？

格雷维尔眯起眼睛。“可是这里没有掩体。我们会被抓住的！”

“只要你不操之过急，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格雷维尔猛地转过身。“我？”他难以置信地问道。

“紧贴墙根，黑暗就是你的掩护。士兵们只守着大教堂。”

格雷维尔倒吸一口凉气。“竟然是你想要得到它们！”

克洛狄乌斯一把抓住格雷维尔的长袍。“时间不多了！看！在那儿！”他指着大教堂的屋顶。格雷维尔抬头望去，只见一百多尊石像像一群昏昏欲睡的蛇一样扭动着身子。这些石像聚集在阶梯式屋顶边缘的各个角落。

“我的天哪！他们动了！”格雷维尔惊呼道，同时在他头顶画了个十字。

“没错！”克洛狄乌斯摇醒了他。“我们必须逃离这里，还有那些书页。现在，趁我们还有机会，赶紧去拿。快走！”

格雷维尔挣脱了那爱管闲事的修士。“你难道忘了伊万被上尉杀害的事了吗？我可不想为了区区一卷文件丢了性命！”

“很好，”克洛狄乌斯啐了一口，抬起下巴。他转身，开始沿着……的后侧往下走。

食堂里传来抱怨声：“等我帮他们找到买家，别指望我会补偿他们，也别指望我会同情他们！”

格雷维尔在他身后喊道：“等队长用剑捅死你，别指望他会怜悯你，也别指望他会给你临终关怀！”克洛狄乌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他离开，消失在黑暗中。格雷维尔转身拨开灌木丛，看到一匹手持火把的装甲战马从教堂远处的角落疾驰而来。伯恩队长勒住战马，将火把举过正在从缓缓驶过的马车上领取弹药的士兵们的头顶。

“长矛兵和标枪兵，听我说！”伯恩对着包围教堂的士兵们高声喊道，“你们要贴近地面，枪尖要低于地面。把武器抵住地面，用非惯用手拔剑。你们当中凡是拿着长刀的，拔出刀鞘，刺在前脚旁边。听到我的指示，你们就亮出剑，大声喊叫，把屋顶上的恶魔引到你们的武器上。卫队士官，传达我的命令！”骑兵军官们越过外围队列的头盔，重复着伯恩的命令。长矛兵和标枪兵冲了上去。

他们挥舞着刀剑冲锋陷阵,组成了第一道防线。

“弩手们,听我说!到我这里,你们可以随意开火。”

“跪姿,不要收起弩箭。把它们收集在身旁的地上。你们要用尽所有弩箭,保卫面前的战友。卫队士官,执行我的命令!”随着身披重甲的骑兵们下达阵令,一波弩手涌出,用弩箭掩护长矛兵。

伯恩环视了一下大教堂的屋顶,然后策马来到了不断聚集的人群旁。“弓箭手们,听我说!均匀分布。挺直身子站在弩手身后,掩护前排。那些用嘴叼箭的,最多只能叼两支箭。在召唤补给之前,先把所有的箭都射向恶魔!”一排弓箭手涌了出来,伯恩调转马头,高声喊道:“补给员们,听我说!你们要迅速稳妥地从马车上下来。保持低姿,把补给放在士兵脚下,用不超过他们靴子高度的拍击示意。卫兵士官们,执行我的命令!”

当队长向步兵们传达指令时,格雷维尔瞥见了克洛狄乌斯的模糊身影,他冲了出来,却又停在原地,胆怯地沿着修道院的墙根移动。他的行动与伯恩不断变化的注意力方向保持一致。

伯恩高举手臂,示意部下做好准备。“弩兵,向魔鬼们发起第一轮攻击!瞄准它们之间的空隙。长矛兵,各就各位!”伯恩扫视了一下教堂上层,然后挥了挥手臂。“放箭!”随着一阵箭雨覆盖了整个教堂,火花四溅地落在石雕怪像上,克洛狄乌斯冲了上去,掀开石雕,抓起卷轴,匆匆奔向餐厅。长矛兵挥舞着刀剑,发出阵阵嘲笑,而弩兵则匆忙地重新装填箭矢。

这些雕像沿着屋顶边缘缓缓移动,俯视着召唤它们的军队。每尊石像怪兽的外形都各不相同。在满月的照耀下,它们怪诞的面容清晰可见。有的长着鸟头,有的长着狗头,有的长着蛇头。它们的身体融合了各种野兽的特征 半狮半人,半猪半猪 并且长着爪子、獠牙、蹄子和尾巴。每一尊都像是几种生物丑陋的混合体,然而,尽管它们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的背上都垂着一对舒展的膜状翅膀。

“松开!”一阵螺栓飞出,火花四溅,吞噬了石雕怪兽,激起了它们狂怒,它们张开刺耳的翅膀,咬牙切齿,利爪乱舞。尖叫和咆哮声响彻修道院,它们互相撕咬,在阶梯状的石台上争夺空间。它们倾泻而下,越过大教堂的屋顶,如同月光下田野上空的一群花岗岩乌鸦,落在士兵们身上。

“长矛!弓箭!步兵!”伯恩高声喊道。然而,队伍溃散,武器掉落,士兵四散奔逃。一场混乱的混战开始了。

克洛狄乌斯拿着卷起的书页,绕着餐厅飞奔,经过格雷维尔身边时,他大喊道:“快!别回头!”两个修士冲过庭院,逃离那可怖的袭击带来的喊叫声和尖叫声。克洛狄乌斯跳进浴场后面的灌木丛,抓住格雷维尔。“南门无人把守!我们绕着修道院的外墙走,到马厩去,弄匹马!”克洛狄乌斯从灌木丛中挣脱出来,沿着浴场阴暗的一侧飞奔而去。

格雷维尔追了上去,结果被一堆裹着长袍的人绊倒,滚进了月光下。这时他才发现伊万的尸体,双眼空洞无神。格雷维尔慌忙站起身,呼喊着重克洛狄乌斯的名字。克洛狄乌斯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格雷维尔这才看清了伊万的尸体。他双眼泛白,脸上带着惊恐的表情。格雷维尔愣住了。

“别回头,”克洛狄乌斯啐了一口,转身朝修道院大门走去。“我会在……等你。”马厩。”

格雷维尔回头瞥了一眼,发现一个巨大的石雕怪兽正悄悄地跟踪他。它长得像狮鹫,有着狮子的翅膀和巨大的头颅和爪子。猛禽。

格雷维尔瘫倒在澡堂的墙上,呜咽着。“救救我,克洛狄乌斯。”他颤抖着朝澡堂前迈出每一步,那花岗岩巨兽也随之逼近。“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叫走!”克洛狄乌斯却逃走了。格雷维尔尖叫着,绕过建筑物的拐角,躲进了从外面冒出的滚滚浓烟中。

澡堂入口处,一堆闪闪发光的浴袍照亮了昏暗的室内。格雷维尔躲在一根中央柱子后面,蹲在奥迪诺宽阔的背影后,奥迪诺浑身是血,脸上挂着一丝诡异的笑容,目光却始终盯着地板上的一道裂缝。奥迪诺已经死了,根本无力阻止那件湿漉漉的长袍被那怪物撕扯下来。那怪物大步走进门口,在黑暗中摸索,爪子抓挠着石板路。

克洛狄乌斯拼命奔逃,途中撞上了早已弃守岗位的士兵。修士珍爱的书页散落在地上,他把它们捡了起来。

手脚并用,跪倒在地。他惊恐万分,张大嘴巴,朝着南门狂奔而去,发出了一声响彻整个庭院的凄厉尖叫。就在这时,一尊飞来的雕像俯冲而下,将他从地上抓了起来。这雕像的怪诞程度,远胜于从大教堂屋顶飞来的任何恐怖之物:它有着蛇的身躯、山羊的头颅,以及如同无数蜘蛛般拖曳的双腿。这怪物带着克洛狄乌斯越过修道院的围墙,飞向高空。高到足以让整个乡村都听到他喉咙里那挥之不去的恐惧之声。它带着这位善良的修士飞向人迹罕至的森林深处,飞向那片只有泪痕指引的黑暗之地。

还有从漆黑的天空中飘落的易碎书页。

伯恩上尉和十一名骑兵仍在修道院内,轰隆隆地冲了出来。北门,骏马飞驰过一片空地,沿着修道院路向穆拉特村疾驰而去。“集合!”伯恩高声喊道,“高举利剑,低头躲在树下!”然而,森林中每出现一处空地,就传来一声惨叫,宣告着又一个骑手被从马上拽了下来。每一次重击,都意味着又有一匹骏马倒在石爪之下。的确,这夜空属于一个邪恶的天使,它在地底深处嬉笑着,来回踱步。

于是,仅凭纳拉姆辛译本中寥寥数语,枢机主教让-弗朗索瓦·布拉西便凭一己之力摧毁了圣座两座最坚固的修道院之一——守护者修道院,并击溃了陛下皇家卫队中最精锐的部队——伯恩上尉的精锐部队。在蜉蝣交配死亡的短暂瞬间,一人以亵渎神明的复仇之举,夺去了四百名士兵、神父和侍从的生命,同时开启了三块门石中的第二块,并进一步削弱了作为深渊顶石的圣印。

在摇摇欲坠的修道院深处 在燃烧的地下墓穴深处 从地狱深处传来路西法的天使般的笑声,因为这该死的场合值得她全神贯注。

~*~

在半个夜晚的时间里,拉撒路在皎洁的月光和繁星点点的夜空下,朝着正西方向行进。他攀登奥弗涅省崎岖荒凉的山丘,穿过广袤无垠、光影交错的景色。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无比陌生。一路上,当恐惧渐渐消退,平静下来,让他得以停下来反思内心时,他

被认为是造成这种不安情绪的根源。

拉撒路只熟悉修道院地下墓穴的边界 他已离开的那个地下世界。墓穴的墙壁坚固无比,指引方向的道路也永远不变。地下墓穴的稳定可靠抚慰了他可能遇到的任何一时烦躁,如今,回到那个地方,回到那些曾经与他一起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身边,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只是现在,他知道自己或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他的心像花岗岩一样沉重地压在胸口。

拉撒路早已熟知梦境的运作机制,以及梦境中变幻莫测的景象。例如,即便梦境演变成无尽的噩梦,他总能让自已醒来,哪怕只是为了重新构想一个更愉悦、更可预测的梦境。而且,拉撒路常常梦见一个超越尘世的世界。

他一边努力拼凑着之前了解到的关于这个非凡之地的每一个细节,一边探寻着地下墓穴的景象。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这里竟会变成如今这般难以捉摸、无法逃脱的噩梦。这里没有指引方向的小径,也没有蜿蜒曲折的石板路 崎岖不平、变幻莫测的地貌仿佛向四面八方无尽延伸。或许,他内心深处那令人不安的念头,正是他无法从此刻的沉沦中醒来,无法被父亲那熟悉的呼唤声唤醒 父亲的声音,呼唤着他重新点燃墓穴的火炬。

又冷又累的拉撒路爬上了最后一段险峻的山脊。他站在了山脊顶端。他站在山脊上,肮脏的长袍在凛冽的东风中像旗帜般飘扬。透过昏暗的眼窝,他扫视着深谷和干涸多石的河床。越过这片石谷,陡峭的悬崖耸立在一座小山的山腰上,在悬崖脚下,

拉撒路发现了一张酷似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一张嚎叫着的嘴的惊人图案 山口。他像伊万一样坚定,昂起肩膀,像一个即将被送上绞刑架的骄傲之人,沿着山脊向下走去。他穿过阴暗的石谷,走向悬崖,直到被它张开的大嘴吞噬。

【第八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是创作出来的

d完全致力于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